

无怨的青春

台湾 席慕蓉



无怨的青春

台湾

席慕蓉



无怨的青春

台湾 席慕蓉 著

+++++

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百花印刷厂印刷

+++++

787×960 $\frac{1}{32}$ · 6 $\frac{5}{8}$ · 109,000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社目, 143-158 书号, 10309·132 定价, 1.45元

江 河

张晓风

— 一个叫穆伦·席连勃的蒙古女孩

猛地，她抽出一幅油画，逼在我眼前。

“这一幅是我的自画像，我一直没有画完，我有点不敢画下去的感觉，因为我画了一半，才忽然发现画得好象我外婆……”

而外婆在一张照片里，照片在玻璃框子里，外婆已经死了十三年了，这女子，何竟在画自画像的时候画出了记忆中的外婆呢？那其间有什么神秘的讯息呢？

外婆的全名是宝尔吉特光濂公主，一个能骑能射枪法精准的旧王族，属于吐默特部落，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她老跟小孙女说起一条河，（多象《根的故事》！）河的名字叫“西喇木伦”，后来小女孩才搞清楚，外婆所以一直说着那条河，是因为一个女子的生命无非就是如此，在河的这一边，或者那一边。

小女孩长大了，不会射、不会骑，却有一双和开弓射箭等力的手，她画画。在另一幅已完成的自画像里，背景竟是一条大河，一条她

从来没有去过的故乡的河，“西喇木伦”，一个人怎能画她没有见过的河呢？这蒙古女子必然在自己的血脉中听见河水的淙淙，在自己的黑发中隐见河川的流泻，她必然是见过“西喇木伦”的一个。

* 事实上，她的名字就是“大江河”的意思，她的蒙古全名是穆伦·席连勃，但是，我们却习惯叫她席慕蓉，慕蓉是穆伦的译音。

而在半生的浪迹之后，由四川而香港而台湾而比利时，终于在石门乡村置下一幢独门独院，并在庭中养着羊齿植物和荷花的画室里，她一坐下来画自己的时候，竟仍然不经意的几乎画成外婆，画成塞上弯弓而射的宝尔吉特光澜公主，这期间，涌动的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呢？

二 好大好大的蓝花

二岁，住在重庆，那地方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金刚坡，记忆就从那里开始。似乎自己的头特别大，老是走不稳，却又爱走，所以总是跌跤，但因长得圆滚倒也没受伤。她常常从山坡上滚下去，家人找不到她的时候就不免要到附近草丛里拨拨看，但这种跌跤对小女孩来说，差不多是一种诡秘的神奇经验，有时候她跌进一片森林，也许不是森林只是灌木丛，但对小女孩来说却是森林，有时她跌跌撞撞滚到池边，静静的池塘边一个人也没有，她发现了一种“好

大好大蓝色的花”，她说给家人听，大家都笑笑，不予相信，那秘密因此封缄了十几年。直到她上了师大，有一次到阳明山写生，忽然在池边又看到那种花，象重逢了前世的友人，她急忙跑去问林玉山教授，教授回答说是“鸢尾花”，可是就在那一刹那，一个持续了十几年的幻象忽然消灭了。那种花从梦里走到现实里来。它从此只是一个有名有姓有谱可查的规规矩矩的花，而不再是小女孩记忆里好大好大几乎用仰角才能去看的蓝花了。

如何一个小孩能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池塘边、窥见一朵花的天机，那其间有什么神秘的召唤？三十六年过去，她仍然惴惴不安的走过今春幽白茶花，美，一直对她有一种蛊惑力。

如果说，那种被蛊惑的遗传特质早就潜伏在她母亲身上，也是对的。一九四九，世难如涨潮，她仓促走避，财物中她撇下了家传宗教中的重要财物“舍利子”，却把新做不久的大窗帘带着，那窗帘据席慕蓉回忆起来，十分美丽，初到台湾，母亲把它张挂起来，小女孩每次睡觉都眷眷不舍的盯着看，也许窗帘是比舍利子更为宗教更为庄严的，如果它那玫瑰图案的花边，能令一个小孩久久感动的話。

三 十四岁的画架

别人提到她总喜欢说她出身于师大艺术系，

以及后来的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皇家艺术学院，但她自己总不服气，她总记得自己十四岁，背着新画袋和画架，第一次离家，到台北师范的艺术科去读书的那一段，学校原来是为训练小学师资而设的，课程安排当然不能全是画画，可是她把一切的休息和假期全用来作画了，硬把学校画成“艺术中学”。

一年级，暑假还没到，天却炎热起来，别人都乖乖的在校区里画，她却离开同学，一个人走到学校后面去，当时的和平东路是一片田野，她怔怔的望着小河兀自出神。正午，阳光是透明的，河水是透明的，一些奇异的倒影在光和水的双重晃动下如水草一般的生长着。一切是如此喧哗，一切又是如此安静，她忘我的画着，只觉自己和阳光已混然为一，她甚至不觉得热，直到黄昏回到宿舍，才猛然发现，短袖衬衫已把胳膊明显的划分成棕红和白色两部分。奇怪的是，她一点都没有感到风吹日晒，唯一的解释大概就是那天下午她自己也成为太阳族了。

“啊！我好喜欢那时候的自己，如果我一直都那么拼命，我应该不是现在的我。”

大四，国画大师溥心畲来上课，那是他的最后一年，课程尚未结束，他已撒手而去。他是一个古怪的老师，到师大来上课，从来不肯上楼，学校只好将就他，把学生从三楼搬到楼

下来，他上课一面吃花生糖，一面问：“有谁做了诗了？有谁填了词了？”他可以跟别人谈五代官制，可以跟别人谈四书五经谈诗词，偏偏就是不肯谈画。

每次他问到诗词的时候，同学就把席慕蓉推出来，班上只有她对诗词有兴趣，溥老师因此对她很另眼相看。当然也许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他们同属于“少数民族”，同样具有溥老师的那方小印上刻“旧王孙”的身分。有一天，溥老师心血来潮，当堂写了一个“璞”字送给席慕蓉，不料有个男同学斜冲出来一把就抢跑了。当然，即使是学生，当时大家也都知道溥老师的字是“有价的”，溥老师和席慕蓉当时都吓了一跳，两人彼此无言的相望了一眼，什么话也没说。老师的那一眼似乎在说：“奇怪，我是写给你的，你不去抢回来吗？”但她回答的眼神却是：“老师，谢谢你用这么好的一个字来形容我，你所给我的，我已经收到了，你给我那就是我的，此生此世我会感激，我不必去跟别人抢那幅字了……”

隔着十几年，师生间那一望之际的千言万语仍然点滴在心。

四 当别人指着一株祖父时期的樱桃树

在欧洲，被乡愁折磨，这才发现自己魂思梦想的不是故乡的千里大漠而是故宅北投，北

投的长春路，记忆里只有绿，绿得不能再绿的绿，万般的绿上有一朵小小的白云。想着、想着，思绪就凝缩为一幅油画。乍看那样的画会吓一跳，觉得那正是陶渊明的“停云，思亲友也”的“图解”，又觉得李白的“浮云游子意”似乎是这幅画的注脚。但当然，最好你不要去问她，你问她，她会谦虚的否认，说自己是一个没有学问没有理论的画者，说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直觉的画了出来。

那阵子，与法国断交，她放弃了向往已久的巴黎，另外请到两个奖学金，一个是到日内瓦读美术史，一个是到比利时攻油画，她选择了后者，她说，她还是比较喜欢画画。当然，凡是有能力把自己变成美术史的人应该不必去读由别人绘画生命所累积成的美术史。

有一天，一个欧洲男孩把自家的一棵樱桃树指给她看：

“你看到吗？有一根枝子特别弯，你知道树枝怎么会弯的？是我爸爸坐的呀！我爸爸小时候偷摘樱桃被祖父发现了，祖父罚他，叫他坐在树上，树枝就给他压弯了，到现在都是弯的。”

说故事的人其实只不过想说一段轻松的往事，听的人却别有心肠的伤痛起来，她甚至忿忿然生了气。凭什么？一个欧洲人可以在平日的阳光下看一株活过三代的树，而作为一个人却被连根拔起，“秦时明月汉时关”，竟不再

是我们可以悠然回顾的风景！

那愤怒持续了很久，但回台以后却在一念之间涣然冰释了，也许我们不能拥有祖父的樱桃树，但植物园里年年盛夏如果都有我们的履痕，不也同样是一段世缘吗？她从来不能忘记玄武湖，但她终于学会珍惜石门乡居的翠情绿意以及六月里南海路上的荷香。

五 驃 悍

“那时候也不晓得怎么有那么大的勇气，自己抱着上五十幅油画赶火车到欧洲各城里去展览。不是整幅画带走，整幅画太大，需要雇货车来载，穷学生哪有这笔钱？我只好把木框拆下来，编好号，绑成一大扎，交火车托运。画布呢？我就自己抱着，到了会场，我再把条子钉成框子，有些男生可怜我一个女孩子没力气，想帮我钉我还不肯，一径大叫：‘不行，不行，你们弄不清楚你们会把我的东西搞乱的！’”

在欧洲，她结了婚，怀了孩子，赢得了初步的名声和好评，然而，她决定回来，把孩子生在自己的土地上。

知道她离开欧洲跑回台湾来，有位亲戚回台小住，两人重逢，那亲戚不再说话，只说：“噢，你在台湾也过得不错嘛！”

“作为一个艺术家当然还是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好。”她说这句话的时候人在车里，车在

台北石门之间的高速公路上，她手握方向盘，眼睛直朝前看而不略作回顾。

“她开车真‘强悍’，象蒙古人骑马！”有一个叫孙春华的女孩子曾这样说她。

强悍就强悍吧！在自己的土地上，好车好路，为什么不能在合法的矩度下意气风发一点呢？

六 跟荷花一起开画展

“你的画很拙，”廖老师这样分析她：“你分明是科班出身（从十四岁就在苦学了）！你应该比别人更容易受某些前辈的影响，可是，你却拒绝所有的影响，维持了你自己。”

廖老师说的对，她成功的维持了她自己，但这不意味着她不喜欢前辈画家，相反的，正是因为每一宗每一派都喜欢，所以可以不至于太迷恋太沉溺于一家。如果要说起她真的比较喜欢的画，应该就是德国杜勒的铜版画了。她自己的线条画也倾向于这种风格，古典的、柔挺的，却根根清晰分明似乎要一一“负起责任”来的线条，让人觉得仿佛是从慎重的经籍里走出来的插页。

“我六月里在历史博物馆开画展，刚刚好，那时候荷花也开了。”

听不出她的口气是在期待荷花？抑是画展？在荷花开的时候开画展，大概算是一种别致的

联展吧!

画展里最重要的画是一系列镜子，象荷花拨出水面，镜中也一一绽放着华年。

七 千镜如千湖，千湖各有其鉴照

“这面镜子我留下来很久了，因为是母亲的，只是也不觉得太特别，直到母亲从外国回来，说了一句：‘这是我结婚的时候人家送的呀!’我才吓了一跳，母亲十九岁结婚，这镜子经历多少岁月了?”她对着镜子着迷起来。

“所谓古董，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大概背后有一个细心的女人，很固执的一直爱惜它，爱惜它，后来就变成古董了。”

那面小梳妆镜暂时并没有变成古董，却幻成为一面又一面的画布，象古神话里的法镜，青春和生命的秘钥都在其中。站在画室中一时只觉千镜是千湖，千湖各有其鉴照。

“奇怪，你画的镜子怎么全是这样椭圆的、古典的，你没有想过画一长排镜子，又大又方又冷又亮，舞蹈家的影子很不真实的浮在里面，或者三角组合的穿衣镜，有着‘花面交相映’的重复。”

“不，我不想画那种。”

“如果画古铜镜呢?那种有许多雕纹而且照起人来模模糊糊的那一种。”

“那倒可以考虑。”

“习惯上，人家都把画家当作一种空间艺术的经营人，可是看你的画读你的诗，觉得你急于抓住的却是时间。你怎么会那样迷上时间的呢？你画镜子、你画荷花、你画欧洲婚礼上一束白白香香的小苍兰，你画雨后的彩虹（虽说是为小孩画的）你好象有点着急，你怕那些东西消失了，你要画下的写下的其实是时间。”

“啊，”她显然没有分辩的意思：“我画镜子，也许因为它象征青春，如果年华能倒流，如果一切能再来一次，我一定把每件事都记得，而不要忘记……”

“我仍然记得十九岁那年，站在北投家中的院子里，背后是高大的大屯山，脚下是新长出来的小绿草，我心里疼惜得不得了，我几乎要叫出来：‘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我是在跟谁说话？我知道我是跟日后的‘我’说话，我要日后的我不要忘记这一刹！”

于是，另一个十九年过去，魔术似的，她真的没有忘记十九年前那一刹时的景象。让人觉得一个凡人那样哀婉无奈的美丽祝告恐怕是连天地神明都要不忍的。人类是如此有限的一种生物，人类活得如此粗疏懒慢，独有一个女子渴望记住每一刹间的美丽，那么，神明想，成全她吧！

连你的诗也是一样，象《悲歌》里：

今生将不再见你

只为 再见的
已不是你
心中的你已永不再现
再现的 只是些沧桑的
日月和流年

《青春》里：

遂翻开那发黄的扉页
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
含着泪 我一读再读
却不得不承认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而在《时光的河流》里：

啊 我至爱的 此刻
从我们床前流过的
是时光的河吗

“我真是一个舍不得忘记的人……”她说。

（诚如她在《艺术品》那首诗中说的：是一件不朽的记忆，一件不肯让它消逝的努力，一件想挽回什么的欲望。）

“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

“初中，从我停止偷抄二姐的作文去交作业的时候，我就只好自己写了。”

八 牧 歌

记得初见她的诗和画，本能的有点趑趄犹

疑，因为一时决定不了要不要去喜欢。因为她提供的东西太美，美得太纯洁了一点，使身为现代人的我们有点不敢相信。通常，在我们不幸的经验里，太美的东西如果不是虚假就是浮滥，但仅仅经过一小段的挣扎，我开始喜欢她诗文中独特的那种清丽。

在古老的时代，诗人“总选集”的最后一部分，照例排上僧道和妇女的作品，因为这些人向来是“敬陪末座”的。席慕蓉的诗龄甚短（虽然她已在日记本上写了半辈子），你如果把她看作敬陪末座的诗人也无不可，但谁能为一束七里香的小花定名次呢？它自有它的色泽和形状，席慕蓉的诗是流丽的、声韵天成的，溯其流而上，你也许会在大路的尽头看到一个蒙古女子手执马头琴，正在为你唱那浅白晓畅的牧歌。你感动，只因你的血中多少也掺和着“径万里兮度沙漠”的塞上豪情吧！

她的诗又每多自宋诗以来对人生的洞彻，例如：

离别后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

《乡愁》

又如：

爱 原来是没有名字的

在相遇前 等待就是它的名字

《爱的名字》

或如：

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
浪潮却渴望重回土地

《七里香》

象这样的诗，或说这样的牧歌，应该不是留给人去研究或者反复笺注的。它只是，仅仅只是，留给我们去喜悦去感动的。

不要以前辈诗人的“重量级标准”去预期她，余光中的磅礴激健、洛夫的邃密孤峭、杨牧的雅洁深秀、郑愁予的潇洒妩媚，乃至管管的俏皮生鲜都不是她所能及的。但她是她自己，和她的名字一样，一条适意而流的江河，你看到它的满满的洋溢到岸上来的波光，听到它滂沛的旋律，你可以把它看成一条一目了然的河，你可以没于其中，泅于其中，鉴照于其中，但至于那河有多深沉或多惆怅？那是那条河自己的事情，那条叫“西喇木伦”的河自己的事情。

而我们，让我们坐下来，纵容一下疲倦的自己，让自己听一首从风传来的牧歌吧！

目 录

第一辑

七 里 香

- 5 七里香
- 6 成熟
- 7 一棵开花的树
- 8 古相思曲
- 9 渡口

千年的愿望

- 15 千年的愿望
- 16 山月
- 18 邂逅
- 19 暮色
- 20 月桂树的愿望

流浪者之歌

- 25 流浪者之歌
- 26 孤星
- 27 茉莉